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。

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！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，  
終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！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姣妻忘不了，  
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！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，  
祖心父母古来多，字願了孙谁見了！

曹雪芹 高鹗

# 紅樓夢

程丁插图全本

曹雪芹 高鹗 著

# 红楼梦

J 242.4  
I 8203  
C-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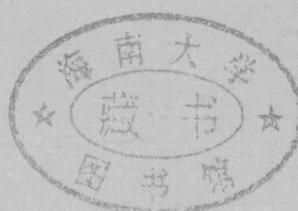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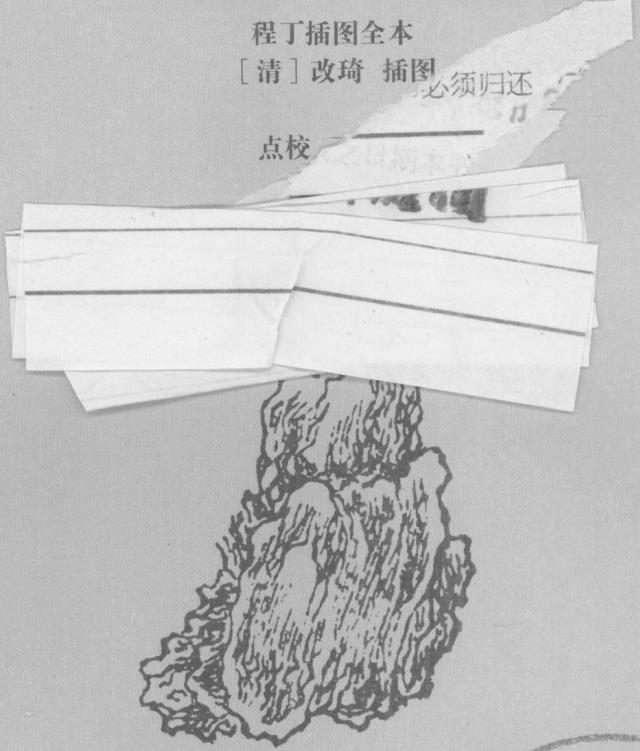
又名《石头记》

程丁插图全本

[清]改琦 插图

必须归还

点校



\* A 0 4 0 5 4 8 1 \*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/(清)曹雪芹,(清)高鹗著.一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5399-1967-1

I. 红... II. ①曹... ②高... III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 
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9825 号

书 名 红楼梦

作 者 曹雪芹 高 鹏

点 校 王子风

插 图 改 琦

装帧设计 速泰熙

责任编辑 伍恒山

责任校对 徐 媛
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南京麦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62.25

字 数 120 万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967-1/I·1853

定 价 8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 前　　言

程本《红楼梦》，一百二十回，前八十回清曹雪芹撰，后四十回清高鹗续撰。书成于清乾隆中期，又名《石头记》；清光绪中改名《金玉缘》板行，以避官府之禁毁。

《红楼梦》是言情书，是感慨身世之书，是天下传奇第一书。其立意新，布局巧，词藻美，头绪清，起结奇，穿插妙，描摹肖，铺叙工，见事真，言情挚，命名切，用笔周，妙处殆不可枚举，而且讥讽得诗人之厚，褒贬有史笔之严，言鬼不觉其荒唐，赋物不见其堆砌，无一语自相矛盾，无一事不中人情。他如拜年、贺节、庆寿、理丧、问卜、延医、斗酒、聚赌、失物、见妖、遭火、被盗以及家常琐碎、儿女私情，靡不极人事之常，而详叙之。又其论琴则极其精，论画则极其妙，论医则穷其源，论卜则穷其理，三教九流，无不旁通博采，至若诗句清新，歌词靡丽，酒令典雅，笑言谑浪，又其馀事矣。若《红楼》真可谓无格不备者欤，故或称之为十八世纪中国之百科全书，亦宜其脍炙人口，不胫而走天下者也。

其叙男女情事，曲尽情致，为人之所爱，亦所以移人性情，至有以身殉情者。至其立意之新，以意淫二字创千古经传稗史未有之奇；其言情之挚，又能得个中三昧，款款深深，堪许千载而独步者也。故被清政府视之为诲淫之书，加以查禁。又有以《红楼梦》脱胎于《金瓶梅》，此说之真实固亦不必多辨，但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《红楼梦》之志趣性行自然高尚，叙写人物摇曳多姿，均远胜于《金瓶梅》者也。近人俞平伯称《红楼梦》为怨而不怒之书，言可以长久，信然。

《红楼梦》初出，尚非全本，以抄本传于世，即世所传甲戌本、己卯本、庚辰本等者也；至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以萃文书屋活字排印出版，为《红楼梦》刊印本之始，因其书中有程伟元序，故称“程本”，又称“程甲本”。次年萃文书屋再版，于程甲本文字有若干之增删改动，又由程伟元、高鹗作“引言”，故称“程乙本”。其后又有程丙本、程丁本之问世。因《红楼梦》起初以抄本流传，辗转传写，各本均不尽相同，其间错讹同异所在多有，故坊间刻本以所据抄本之不同，而有各种不同之《红楼梦》刊印。然以程本之一系为流传最广，内容亦最全者也。程丙本及程丁本亦均在程甲本、程乙本之基础上加以校理而成为更加完善之版本。尤其程丁本，较之程乙诸本，语句更其疏朗有韵致，允属程本

中最佳之读本。

程丁本大陆向未经印刷成书，今以广文书局《程丁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》为底本，校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程乙本、上海古籍出版社之三家评本，又重新加以标点整理，以简体字印行于世。其中异体文字，间有未曾简化或统改之处，如丫鬟之为“丫嬛”、玩耍之为“顽耍”等，亦仍其旧，以稍存其语文之原迹也。

又《红楼梦》大陆诸普通版本在整理时均删去程本原有之序言、引言，此举固出于易读之目的，但其实削程本原迹，固使后来研究者不得窥其来历而转失所据，而又使读者迷盲无从观其全豹，其失之者大。今均仍其旧，以存全本。

广文书局本虽名称有绣像，其实全为白文，无图画；今据晚清仕女画家改琦所绘《红楼梦图咏》全本以穿插于书中。改琦为晚清仕女绘画大家，其《红楼梦图咏》所绘又为所有《红楼梦》插图中之最佳，其所绘人物之风姿摇曳，神韵独成，均足以赏心悦目者也。

又，本书之装帧亦极富特色。设计者以《红楼梦》诗句文字与改琦插图为基本元素，参之以现代设计语言，融本书之艺术气息与精神气质为一炉，既新颖而又准确，可谓别出心裁，匠心独运，于历年出版之《红楼梦》诸本中独树一帜，不仅供阅读而又可供赏鉴与收藏者也。

又本版《红楼梦》正文后有附录二，一为《〈红楼梦〉研究观点辑录》；二为《〈红楼梦〉版本、年谱及在海外流传情况》。此二种附录，有两种目的：第一是为普通读者以及初步研究《红楼梦》之读者所准备。《红楼梦》版本众多，观点又各异，至其源流所自所至，非“红学”专家不足以知其堂奥，本书附录使初读《红楼梦》者略识涯岸，知“红学”这一显学所围绕何种问题而展开研究者也。第二种目的，是为普通读者所准备，如其中之《红楼年谱》，简明而富有情趣，虚文实做；如俞平伯之评论该书之观点以其文艺的眼光而出之，独造自得，非三家村学究专以罗列故实附会成文所可比者也；张爱玲亦以文艺家眼光而高举“《红楼梦》是创作，不是自传性小说”之旗帜而廓清“红学”之新旧索隐考据等派之观点而反诸其本来位置；是皆足以发读者会心之微笑，把玩之而有深味者矣。

阅尽人世沧桑后，千载惟有一《红楼》。《红楼梦》是辛酸说梦之书，是痴人解梦之书，虽作者自言满纸荒唐，但其个中之味，要索解人虽亦易得，正亦难得。易得者，以作者所叙人事均凡人之情事，触境均足以生情；难得者，以其作者言情之深、感慨之切，非有甚深切之阅历不得其同情之了解者也。

是所谓《红楼梦》言人人殊，而各有会心者。

是为前言，志于卷端。

伍恒山 十二月七日

# 序

---

予闻《红楼梦》脍炙人口者几廿馀年，然无全璧，无定本。向曾从友人借观，窃以染指尝鼎为憾。

今年春，友人程子小泉过予，以其所购全书见示，且曰：“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，将付剞劂，公同好，子闲且惫矣，盍分任之？”

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，然尚不谬于名教，欣然拜诺，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，遂襄其役。工既竣，并识端末，以告阅者。

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



## 引言

一、是书前八十回，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，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。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夥，抄录固难，刊板亦需时日，姑集活字刷印。因急欲公诸同好，故初印时不及细校，间有纰缪。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，改订无讹，惟识者谅之。

二、书中前八十回抄本，各家互异。今广集核勘，准情酌理，补遗订讹，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，意在便于披阅，非敢争胜前人也。

三、是书沿传既久，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，繁简歧出，前后错见，即如六十七回，此有彼无，题同文异，燕石莫辨。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。

四、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，集腋成裘，更无他本可考。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，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，至其原文，未敢臆改。俟再得善本，更为厘定，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。

五、是书词意新雅，久为名公巨卿赏鉴，但创始刷印，卷帙较多，工力浩繁，故未加评点。其中，用笔吞吐虚实掩映之妙，识者当自得之。

六、向来奇书小说，题序署名多出名家。是书开卷略志数语，非云弁首，实因残缺有年，一旦颠末毕具，大快人心，欣然题名，聊以记成书之幸。

七、是书刷印原为同好传玩起见，后因坊间再四乞阅，爰公议定值，以备工料之费，非谓奇货可居也。

壬子花朝后一日小泉兰墅又识

## 原序

《石头记》是此书原名，作者相传不一，究未知出自何人。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，好事者每传抄一部，置庙市中，昂其值得数十金，可谓不胫而走者矣。

然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，今所藏祇八十卷，殊非全本。即间有称全部者，及检阅仍祇八十卷，读者颇以为憾。

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，岂无全璧，爰为竭力搜罗，自藏书家，甚至故纸堆中，无不留心。数年以来，仅积有二十馀卷。一日，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，遂重价购之，欣然繙阅，见其前后起伏，尚属接榫，然漶漫不可收拾，乃同友人细加厘剔，截长补短，抄成全部。复为镌版，以公同好。《石头记》全书至是始告成矣。

书成，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。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者歟！

小泉程伟元识

# 目 录

第一回	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	【 001 】
第二回	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	【 009 】
第三回	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	【 015 】
第四回	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	【 024 】
第五回	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	【 030 】
第六回	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	【 040 】
第七回	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	【 047 】
第八回	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	【 055 】
第九回	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	【 063 】
第十回	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	【 070 】
第十一回	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	【 077 】
第十二回	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	【 084 】
第十三回	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	【 089 】
第十四回	林如海灵返苏州郡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	【 096 】
第十五回	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	【 103 】
第十六回	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	【 109 】
第十七回	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	【 116 】
第十八回	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	【 125 】
第十九回	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	【 133 】
第二十回	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	【 142 】

第二十一回	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	【 149 】
第二十二回	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	【 156 】
第二十三回	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	【 164 】
第二十四回	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	【 171 】
第二十五回	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	【 180 】
第二十六回	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	【 187 】
第二十七回	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	【 196 】
第二十八回	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	【 204 】
第二十九回	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	【 214 】
第三十回	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	【 223 】
第三十一回	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	【 229 】
第三十二回	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	【 237 】
第三十三回	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受笞挞	【 243 】
第三十四回	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	【 249 】
第三十五回	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	【 257 】
第三十六回	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	【 266 】
第三十七回	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	【 274 】
第三十八回	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	【 284 】
第三十九回	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	【 292 】
第四十回	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	【 299 】
第四十一回	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	【 309 】
第四十二回	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	【 316 】
第四十三回	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	【 324 】
第四十四回	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	【 332 】
第四十五回	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	【 340 】
第四十六回	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	【 348 】
第四十七回	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	【 356 】
第四十八回	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	【 364 】
第四十九回	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	【 371 】
第五十回	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	【 380 】
第五十一回	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	【 389 】
第五十二回	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	【 397 】
第五十三回	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	【 406 】
第五十四回	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	【 414 】
第五十五回	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	【 423 】

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	【 431 】
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	【 441 】
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	【 452 】
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	【 459 】
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	【 464 】
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	【 473 】
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	【 481 】
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	【 494 】
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	【 505 】
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	【 515 】
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	【 523 】
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	【 530 】
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哭闹宁国府	【 540 】
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	【 548 】
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	【 555 】
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	【 563 】
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	【 571 】
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	【 578 】
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	【 586 】
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	【 598 】
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	【 607 】
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	【 615 】
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	【 626 】
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	【 636 】
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	【 641 】
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	【 649 】
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痘潇湘痴魂惊恶梦	【 656 】
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	【 666 】
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	【 675 】
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	【 683 】
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	【 692 】
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	【 700 】
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	【 708 】

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	【 715 】
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	【 721 】
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	【 729 】
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顽母珠贾政参聚散	【 735 】
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	【 743 】
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通灵宝玉知奇祸	【 750 】
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癲	【 759 】
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	【 766 】
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	【 774 】
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	【 784 】
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	【 790 】
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	【 797 】
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	【 803 】
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祲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	【 811 】
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	【 816 】
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	【 823 】
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	【 830 】
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	【 836 】
第一百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	【 842 】
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	【 849 】
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	【 856 】
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	【 865 】
第一百十五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	【 872 】
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	【 880 】
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	【 889 】
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	【 896 】
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	【 903 】
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	【 911 】
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	【 918 】
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	【 926 】
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	【 934 】
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	【 945 】

- 附录一:《红楼梦》研究观点辑录 【 955 】  
 附录二:《红楼梦》版本、年谱及在海外流传情况 【 974 】

# 第一回

##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

此开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：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借“通灵”说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，故曰“甄士隐”云云。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？自己又云：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考较去，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。我堂堂须眉，诚不若彼裙钗，我实愧则有余，悔又无益，大无可如何之日也！当此日，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，饫甘餍肥之日，背父母教育之恩，负师友规训之德，以致今日一技无成、半生潦倒之罪，编述一集，以告天下，知我之负罪固多，然闺阁中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，一并使其泯灭也。所以蓬牖茅椽，绳床瓦灶，并不足妨我襟怀；况那晨风夕月，阶柳庭花，更觉得润人笔墨。我虽不学无文，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，亦可使闺阁昭传，复可破一时之闷，醒同人之目，不亦宜乎？故曰“贾雨村”云云。更于篇中间用“梦”“幻”等字，却是此书本旨，兼寓提醒阅者之意。

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起？说来虽近荒唐，细顽颇有趣味。

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、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。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，单单剩下一块未用，弃在青埂峰下。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自去自来，可大可小，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，不得入选，遂自怨自愧，日夜悲哀。

一日，正当嗟悼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，远远而来，生得骨格不凡，丰神迥异。



来到这青埂峰下，席地坐谈。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，且又缩成扇坠一般，甚属可爱。那僧托于掌上，笑道：“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，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，须得再镌上几个字，使人人见了，便知你是件奇物，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、诗礼簪缨之族、花柳繁华地、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。”

石头听了大喜，因问：“不知可镌何字？携到何方？望乞明示。”那僧笑道：“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。”说毕，便袖了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向何方。

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块大石，上面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是无才补天、幻形入世，被那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携入红尘、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，上面叙着堕落之乡、投胎之处，以及家庭琐事、闺阁闲情、诗词谜语，倒还全备。只是朝代年纪，失落无考。后面又有一偈云：

无才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。  
此系身前身事后事，倩谁记去作奇传？

空空道人看了一回，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，遂向石头说道：“石兄，你这一段故事，据你自己说来，有些趣味，故镌写在此，意欲闻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：第一件，无朝代年纪可考；第二件，并无大贤大忠、理朝廷、治风俗的善政，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。我纵然抄去，也算不得一种奇书。”

石头果然答道：“我师何必太痴！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，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，莫如我这石头所记，不借此套，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，反倒新鲜别致；况且那野史中，或讪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奸淫凶恶，不可胜数；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，最易坏人子弟；至于才子佳人等书，则又开口‘文君’，满篇‘子建’，千部一腔，千人一面，且终不能不涉淫滥。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，如戏中小丑一般；更可厌者，‘之乎者也’，非理即文，大不近情，自相矛盾。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观其事迹原委，亦可消愁破闷；至于几首歪诗，亦可以喷饭供酒。其间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俱是按迹循踪，不敢稍加穿凿，至失其真。只愿世人当那醉馀睡醒之时，或避世消愁之际，把此一顽，不但是洗旧翻新，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，不更去谋虚逐妄了。我师意为如何？”

空空道人听如此说，思忖半晌，将这《石头记》再检阅一遍。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，亦只是实录其事，绝无伤时诲淫之病，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，闻世传奇。

从此，空空道人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改名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东鲁孔梅溪题曰《风月宝鉴》。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

中，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又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，并题一绝。即此便是《石头记》的缘起。诗云：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

《石头记》缘起既明，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？看官！请听：

按那石头上书云：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有个姑苏城，城中阊门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，街内有个仁清巷，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狭窄，人皆呼作“葫芦庙”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姓甄名费字士隐，嫡妻封氏，性情贤淑，深明礼义。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。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每日只以观花种竹、酌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物。只是一件不足：年过半百，膝下无儿；只有一女，乳名英莲，年方三岁。

一日，炎夏永昼，士隐于书房闲坐，手倦抛书，伏几盹睡，不觉朦胧中走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。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谈。只听道人问道：“你携了此物，意欲何往？”那僧笑道：“你放心，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。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。趁此机会，就将此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经历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，但不知起于何处，落于何方？”那僧道：“此事说来好笑。只因当年这个石头，娲皇未用，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，各处去游顽。一日，来到警幻仙子处，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，因留他在赤霞宫中，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。他却常在西方灵河岸上行走，看见那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绛珠仙草，十分娇娜可爱，遂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；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甘露滋养，遂脱了草木之胎，幻化人形，仅仅修成女体，终日游于‘离恨天’外，饥餐‘秘情果’，渴饮‘灌愁水’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，常说：‘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。他若下世为人，我也同去走一遭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还得过了！’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都要下凡，造历幻缘，那绛珠仙草也在其中。今日这石正该下世，我来特地将他仍带到警幻仙子案前，给他挂了号，同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。”那道人道：“果是好笑，从来不闻有还泪之说。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脱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”那僧道：“正合吾意。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，将这蠢物交割清楚。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，你我再去。如今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”道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随你去来。”

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，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“二位仙师请了。”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。

士隐因说道：“适闻仙师所谈因果，实人世罕闻者。但弟子愚拙，不能洞悉明白。若蒙大开痴顽，备细一闻，弟子洗耳谛听，稍能警省，亦可免沉沦之苦了。”二仙笑道：“此乃玄机，不可预泄。到那时只要不忘了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”

士隐听了，不便再问，因笑道：“玄机固不可泄露，但适云‘蠹物’，不知为何？或可得见否？”那僧说：“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”说着，取出递与士隐。

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镌着“通灵宝玉”四字，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

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说已到幻境，就强从手中夺了去，和那道人竟过了一座大石牌坊，上面大书四字，乃是“太虚幻境”。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：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

士隐意欲也跟着过去，方举步时，忽听一声霹雳，若山崩地陷。士隐大叫一声，定睛看时，但见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梦中之事便忘了一半；又见奶母抱着英莲走来。

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装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，斗他顽要一回；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方欲进来时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。那僧癞头跣足，那道跛足蓬头，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而至。及到了他门前，看见士隐抱着英莲，那僧便大哭起来，又向士隐道：“施主，你把这有命无运、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？”

士隐听了，知是疯话，也不睬他。那僧还说：“舍我罢！舍我罢！”士隐不耐烦，便抱女儿转身才要进去。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内念了四句言词，道是：

惯养娇生笑你痴，菱花空对雪澌澌。

好防佳节元宵后，便是烟消火灭时。

士隐听得明白，心下犹豫，意欲问他来历，只听道人说道：“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干营生去罢。三劫后，我在北邙山等你，会齐了，同往太虚幻境销号。”那僧道：“最妙，最妙。”说毕，二人一去，再不见个踪影了。士隐心中此时自忖：这两人必有来历，很该问他一问，——如今后悔却已晚了。

这士隐正在痴想，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，姓贾名化、表字时飞、别号雨村的走来。

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，也是诗书仕宦之族。因他生于末世，父母祖宗根基已尽，人口衰丧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乡无益，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业。自前岁来此，又淹蹇住了，暂寄庙中安身，每日卖文作字为生，故士隐常与他交接。

当下雨村见了士隐，忙施礼陪笑道：“老先生倚门伫望，敢街市上有甚新闻么？”士隐笑道：“非也。适因小女啼哭，引他出来作耍，正是无聊的很。贾兄



来得正好，请入小斋，彼此俱可消此永昼。”说着，便令人送女儿进去，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。小童献茶。

方谈得三五句话，忽家人飞报：“严老爷来拜。”土隐慌忙起身谢道：“恕诓驾之罪。且请略坐，弟即来奉陪。”雨村起身也让道：“老先生请便；晚生乃常造之客，稍候何妨。”说着，土隐已出前厅去了。

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。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，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儿，生的仪容不俗，眉目清秀，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也有动人之处。雨村不觉看得呆了。

那甄家丫鬟掐了花儿，方欲走时，猛抬头见窗内有人，敝巾旧服，虽是贫窘，然生得腰圆背厚，面阔口方；更兼剑眉星眼，直鼻方腮。这丫鬟忙转身回避，心下自想：“这人生的这样雄壮，却又这样褴褛，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，想他定是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。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，每每有意帮助周济他，只是没有什么机会。”如此一想，不免又回头一两次。雨村见他回头，便以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遂狂喜不禁，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，风尘中之知己。

一时，小童进来。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，不可久待，遂从夹道中自便门出去了。土隐待客既散，知雨村已去，便也不去再邀。

一日，到了中秋佳节，土隐家宴已毕，又另具一席于书房，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。

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丫鬟，曾回顾他两次，自谓是个知己，便时刻放在心上；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对月有怀，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：

未卜三生愿，频添一段愁。闷来时敛额，行去几回眸。

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俦？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头。

雨村吟罢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负，苦未逢时，乃又搔首对天长叹，复高吟一联云：“玉在椟中求善价，钗于奁内待时飞。”

恰值土隐走来听见，笑道：“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！”雨村忙笑道：“不敢，不过偶吟前人之句，何期过誉如此！”因问：“老先生何兴至此？”土隐笑道：“今夜中秋，俗谓‘团圆之节’，想尊兄旅寄僧房，不无寂寥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敝斋一饮。不知可纳芹意否？”雨村听了，并不推辞，便笑道：“既蒙谬爱，何敢拂此盛情！”说着，便同土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了。

须臾，茶毕，早已设下杯盘，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。二人归坐，先是款酌慢饮，渐次谈至兴浓，不觉飞觥献翠起来。

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，户户笙歌，当头一轮明月，飞彩凝辉，二人愈添豪